

# 加深同學友誼 更能學得開心

仁大開講

傳統宏觀經濟學衡量經濟增長，大都以財富和收入作為經濟與民生的指標。最近的全球趨勢包括市民、學術界、智囊團和各國政府開始重新評估政策的目標，由經濟增長轉向民生和快樂並重為目標。經濟驅動政策的缺點已經有據可尋，政策過於強調國民收入增長，會忽略環境污染，收入不平等和人民生活質素等諸多問題。隨着社會及經濟的進步，令人們的生活富裕起來，物質的享受愈來愈多。究竟在多姿多采的生活背後，人們是否一定感到快樂呢？

根據快樂經濟學，快樂是建基於關係因素。關係因素包括友誼、情感的支持、社會的認同和歸屬感等。關係因素的產生源於家庭和朋友關係。在中國人的社會中，人們深受儒家思想所影響，而儒家思想本身亦提出可從不同的關係因素來令自己和別人快樂。

據論語《季氏》篇，子曰：「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樂驕樂，樂佚遊，樂宴樂，損矣。」孔子認為朋友相處融洽，以禮待人，互相尊重，和諧的朋友交際可給我們持久的快樂。相反，「酒肉朋友」就有害無益了。同學們認識朋友的地方，自然是學校。據論語《學而》篇，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孔子認為不斷學習令人們感到快樂。我們從小就在不同階段的學校生活中，透過群體的教學活動令我們不斷學習。從學校生活中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群體學習過程中，不僅能令我們加深了知識，最重要的是加深了同學之間友誼，使我



同學之間的友誼令人在一起學習時得到快樂。資料圖片

們學得開心，能夠在學習的過程中得到快樂，自然會令我們更想不斷學習。正如論語《雍也》篇所載，子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只要能夠寓學習於娛樂，從學習中培養到興趣，自然能夠透過「學習」這個關係因素令我們「津津樂道」。

可見快樂經濟學中的友誼因素可從儒家思想提倡的「學習之道」中建立。下期仁大開講會再從儒家思想出發，談談近年新興話題「儒商」。



香港樹仁大學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

■ 袁偉基博士（香港樹仁大學經濟與金融系助理教授。獲港大博士，撰寫出版過百多篇文章，現進行港府資助的金融科技研究項目。）

## 羞恥心判辨人禽之別

古道今談

自古以來人類社會要有秩序運作，「刑政」是不可缺的管治手段。今天我們所強調的法治，其本質就是對刑政的嚴格使用。但其缺失及補救之道，卻鮮為人留意。孔子以其深邃的人文關懷，對此有深刻的洞察，說：「道（導）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（導）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（格，正也。匡正之意。）」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人性有生物欲求的部分，就是貪心與自私，且人非聖賢，以刑政維持社會秩序，是古今中外社會所不能免，然而孔子看到無可避免的後果是「民免而無恥」，即百姓畏於刑法而不敢為非，然而只要有法律縛，便鋌而走險。請看香港今天干犯刑法的專才，他們的心態是否行險以僥倖？作奸犯科者打贏官司，法律不能入罪，即自視清白，這種羞恥感的喪失，稱為無恥。誠如孟子所說：「人不可以無恥，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。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孔子答子貢問士，說：「行己有恥。」（《子路》），可見羞恥之心對於立身行事的重要作用。「恥」是對是非善惡的判決作用，並會對有虧於道德之行事感到不安與難堪，這就是「恥」的表現，人禽之辨由此判分，故孟子說「無羞惡之心，非人

也。」（《孟子·公孫丑》）羞恥之心的培養，在於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，其效果是「有恥且格」，不但有羞恥心，並且能匡正過錯，過而能改，是德治的價值所在，可補救法治之失。一個人的思想心志以道德為尚，而言行合於禮法，這是教化使然。司馬遷說：「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；法之所為用者易見，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」（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），可見德禮之教的大用。有羞恥之心，便有遷善改過的真正動力。德禮之教的具體做法，是教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，如《弟子規》：「父母呼，應勿緩。父母命，行勿懶。父母教，須敬聽。父母責，須順承。」這裏四組應對都是孝道的體現，都是以正心誠意為前提，必須有童蒙之教為基礎，令幼童培養賢人性情。言行合度，無過當或不及，就須有「禮」作規範。今天「有恥且格」顯得格外重要，因為人知羞恥，便不會指鹿為馬，顛倒黑白；良知仍存，便不會甘作洋奴，認賊作父，傷害國族。

鄧立光（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主任、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、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）

## 敲鐘奏雅樂 易俗兼教化

燦爛的中國文明

你喜歡音樂嗎？聽音樂時，你會感到怎樣？是思緒緩和，還是心情激盪？人的情緒能夠受音樂帶動，這一點中國古代哲人早已知悉。孔子明白音樂的重要，所以在六藝中，音樂學習佔一席位。然而，孔子提倡學習音樂，目的跟今天並不全然一樣是為了藝術學習或培育音樂人才，重點是善用音樂於教化上。孔子說：「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；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」儒家講求個人修心明德，只有禮和樂的制度都完備了、規範了，教化才能大盛。「禮」是行為儀式或者規範，而「樂」不純粹指音樂，它涵蓋了詩、樂、舞。孔子推崇《詩經》，後人所寫的序曾說過詩、樂、舞都源於人的情感：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嗷嘆之；嗷嘆

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樂是人類情感的宣洩，可以使人感到快樂，同時，樂也影響人的思緒、性情，更進一步可以統一人的思想感情，幫助人建立理想人格。樂是和「禮」互相配合的，儒家所言的「禮樂」，是有正統道德意義的行為儀式和音樂。儒家追求正規、端莊、健康的音樂，配合不同禮儀的音樂，這就是「雅樂」。在孔子身處的年代，人們是用什麼演奏雅樂的呢？我們不妨回到戰國時代，尋覓當時的青銅樂器。青銅樂器主要有：鐃、鐘、鐃、鼓等。鐃是敲擊樂器，外形類似今天的鈴，但體積大，柄（稱作「甬」）植於地，弧形口朝上，樂師敲擊器身發聲。鐘由鐃發展而來，使用時按照鐘的大小，順次序把甬部懸掛在鐘架上，用木槌敲擊發聲，稱為編鐘，流行於兩周時期。



中國文化研究院 (中國文化研究院成立了二十年，旨在弘揚中國文化，加深香港市民與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。)

## 君子學以致道 兩者相輔相成

古經今品

孔子向以好學聞名於世，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前兩句是自謙之詞，實際上忠信如孔子的人不常見；末後一句，一改其自謙之風，不經意間流露出一點自鳴得意之態，可見孔子對自己好學的優點是相當重視的。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」孔子十五歲立志求學，且終身不改，對他日後能成為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至關重要，這點和現今香港社會流行「自我增值」與「終身學習」的風氣一致，後世欲學做君子者，當以孔子為榜樣，求學時期的青少年，更應以孔子為榜樣。君子之學，以什麼為目標呢？答案是「道」，「君子學以致其道」。這個可以從《論語》中找到根據。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這一則歷來深受學者重視，視之為《論語》的綱領。前文說「志於學」，此則曰「志於道」，兩者有沒有衝突呢？哪一個更重要呢？其實，兩者

正好互補，相輔相成。若只志於學而沒有志於道，則學習沒有終極目標；若只志於道而沒有志於學，則修道沒有下手方法。那麼，什麼是「道」呢？「道」指「道理」、「真理」，而且往往指至高的真理。孔子沒有給「道」下一個清楚明確的定義，在他的教誨中，「道」主要有「天道」與「人道」。天道，孔子不多談，他一生所說的，主要是人道；而人道中，最主要的是「仁」。「仁」是什麼？樊遲問「仁」，子曰：「愛人。」前文中說「志於道」之後又說「依於仁」，也是兩者並重，且互相關聯。那麼，要學「道」與「仁」的話，該怎麼辦呢？先要打好基礎，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！」要把愛推及天下人，首先得從身邊的人開始。從誰開始？就從父母和兄弟姊妹開始。古語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便是這個意思。如果連最親的人都不愛，又怎樣愛其他人呢？因此說，「孝」、「弟」是「仁」的根本，這是我們做人的基本要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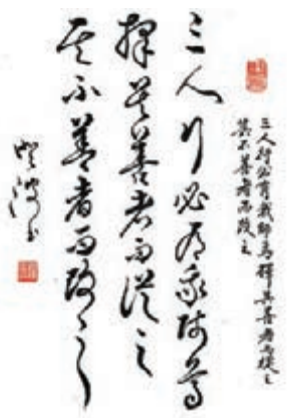
施仲謙（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、系主任）  
李敬邦（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）

## 中華經典名句

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出處與釋義

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《論語·學而篇》，是孔子對學生關於遷善改過的提點。「三人」，約數，幾個人。「行」，走在一起。「師」，這裏解作能夠啟發我們的人。全句的意思是：幾個人一起同行，他們當中必定有我可以學習的對象。我會選擇他做得好的來跟從，如果看到其中有做得不好的，就提醒自己，如有同樣的缺點，就要加以改正。



釋義及應用由招祥麟校長、朱崇學老師、許志榮老師、謝向榮博士撰寫，教育局修訂，書法由羅澄波校長撰寫。

體悟與應用

為什麼幾個人走在一起有些人足以做我們的「老師」？在《論語·子張篇》裏，記載了孔子學生子夏這幾句話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原來要提升仁德的修養，必須廣泛地學習（博學），以堅定的意志（篤志），熱切地尋求答案（切問），繼而聯繫實際生活用心思考（近思），然後付諸實行。按一般理解，人的修養本來是心靈的境界，只要潛心修煉，就可登峰造極。不過儒家學說的精神在於面對人的實際生活，以倫理化達至社會和諧。因此，廣泛學習、了解世道人生顯得非常重要。而學習的對象不單是古代聖賢，身邊的人也可以成為我們的學習對象。在現實生活裏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和成長經歷，待人接物的態度亦各有不同。只要我們用心觀察，都是參考個案。他們做得好的，我們要認真學習；他們做得不好的，我們要引為鑑戒，以免重蹈覆轍。只要保持這種謙卑而積極的學習態度，每個生活場景都是我們的課堂，任何時刻都是我們增長智慧的機遇。這樣充實的人生，只要我們用心就可以享有，何樂而不為？